

我的初中老师们

□邢文国



不管经历了多少年,当人生的风尘落满你的双肩,岁月的霜雪渲染你的头顶,或许人生许多大事早已忘却,仍有一个地方让你魂牵梦萦永远怀念,这便是校园,那个被亲切地称为母校的地方。

在长春市第二十三中学4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近20名老同学回到母校,心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青少年。多么熟悉的静谧而温馨的教室、曲折幽长的小径、桃李芬芳的果园、宽广漂亮的操场、高大挺拔绿荫如盖的柳树……一切都是那么真切可爱。500多位新老校友济济一堂,毕业最早的和最晚的到了一起,时间跨度近乎半个世纪。见到了60多岁甚至80多岁的老师们,我们这些“老学生”在老师面前还是“小孩子”,永远年轻。同学们都急于找到自己念书的教室,又急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一会儿,以重新体验课桌与讲台之间一种殿堂般的神圣。就是在这里,老师们以自己的博大温暖和循循善诱,为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孩子们搭建起了一座架通往人生理想的长梯……

40年风风雨雨,寒来暑往,大了我们这些充满憧憬的孩子,老了这些昔日年轻英俊的老师们。初中三年,母校犹如校园里那两棵大柳树,用她那浓荫蔽日的巨大树冠呵护我等莘莘学子,让我们失意时得以依偎,疲倦时得到爱抚。在母校自然与人文环境和谐共生的文化沃土上,我们健康成长。老师们身上散发出的那些高洁儒雅之气质,就如同从校园大柳树树叶间倾泻而出的七彩阳光,以各异的华彩照射在我们世界观初步形成的人生阶段,不断引领提升着我们向往美好、追求卓越的理想。短暂的初中三年,现在说不清到底对我们的人生空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无疑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老师们让我们开始懂得奉献、变得勇敢、找到人生标尺,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教育。

我清楚地记得,给我们上代数课的李家忠老师,他把代数教材吃透了,因此课总是讲得深入浅出。他讲得清楚——前提清楚、推理清楚、结论清楚,学生学得也明白清楚。上李老师的代数课,看他在黑板上解题,简直就像在听故事。不管多么难的题,经他一讲便化难为易。有时为了解一道难题,李老师甚至使出浑身解数从不同角度演译了满满一黑板,让你掌握得淋漓尽致。最神奇的是,每每他讲完最后一句,下课铃准响。教几何课的赵明祥老师,讲课切中关键。他会用一种很特殊的运算方法,不是让你计算出一个得数,而是让你求证一个图形或有关这个图形的定理,这就让那些年纪偏大的同学一下子真的就转不过弯来。赵老师总是想尽了办法,尽量将缺乏概念联系的一连串证明,变得有联系、有“实物感”,这样,他就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把同学们的思维方法改变了。

教物理、化学的王焕臣老师人称理化专家。上物理化学课,他边做实验边讲解,一丝不苟、精细入微、慢条斯理的形象化教学,至今还历历在目。教历史的朱德基老师上课时总是用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让人玩味的逸闻趣事、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出乎意料的新奇观点,让学生心情兴奋激动充满求知的欲望,快速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例如,朱老师讲夏、商、周历史,讲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特别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讲春秋战国历史,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家分晋、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故事;讲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逸闻趣事;在讲抗日战争历史时,他还利用图片方式把学生们带进身临其境的紧张氛围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上地理课的李树仁老师,教我们怎样看地图,要我们画一省一省的分省地图,山、河、湖、城市、铁路、公路的表示方法,让我们懂得比例尺、经纬线、回归线以及海和边界等知识。每画一省,一定要注明城市、河、山、湖的名称,还要上色。通过形象教学,同学们学习用比例尺后,心目中就有幅活地图了。

教俄语的女老师滕凤兰性情活泼,教学生动,擅长用图解方法分析句子。她能让你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既记住了单词,又掌握了语法修辞。同时,她还爱在课堂上讲个小故事、唱俄语歌曲,或向我们介绍苏联科学家米丘林、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她调动大家积极性,鼓励大胆朗诵,回答问题,还让学生多阅读苏联文学,说只有了解苏联文

化历史,才能学好俄语。

语文老师张丹素知识渊博,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讲课时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是一个年轻的“老夫子”。张老师引经据典,特别是讲语法、修辞等基本知识,令我们受益一生。他的最大特点是一节课讲完还有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事,因此听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想下课。他的古文课讲得尤其生动,要求我们背诵的课文,谁要是背诵不下来只有站着听课的份儿了。不管是上午课还是下午课,只要你上他的课就不会分散注意力。他时常告诫同学们要博览群书,从各种书籍中汲取营养,作文时要切题、扣题。

母校就是有这样一批任劳任怨辛勤耕耘的园丁,才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

母校里也有我们自己的节日。真正体验到节日的庄严与神圣的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这批心驰神往的青少年,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场面,第一次五指并拢面对属于自己的那面旗帜,第一次把团徽佩戴胸前……当我们长大后成人走向社会后,那个节日仍让人终生相伴,并牢牢铭刻进我们心里。

多年后,我们重聚母校,带着怀旧之情四下打量,是的,一切都在变化,但唯有青春永驻。永远是那些稚气未脱的面容,永远有活泼轻快的身影,永远会传来男孩们的打闹声和女孩们的嬉笑声,足球场上的球赛永远不会结束,各种墙报黑板报永远抄满格言警句,喧闹与寂静永远像潮汐一样分明……挟着一叠作业本的老师正走在树荫下,炎夏的蝉鸣声一如往日,宽敞的教室被修葺一新,可仍然是那些熟悉的窗和门。上课铃声又响起了,走廊上很快空无一人……一年一度的入学典礼,一年一度的依依惜别……这就是我们的母校,流年似水而绿树长青,她的永恒活力既植根于传统荣誉感,又在现代精神中时时更新。

假如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的人生从中学时代重新开始,我当然会很珍惜、很珍惜……假如不能,那么年轻的校友们,趁你们还生活在这里,珍惜吧,爱她吧,明天也许很好,但今天弥足珍贵。

母校里的小同学们用歌声、用掌声、用鲜花欢迎我们这些“老同学”回到母校。我想对于从母校走出去的学生,后院里曾经在怎样简陋的学校读过书,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的学校永远有一种母亲式的慈祥 and 温暖。母校里永远有嘹亮的歌声,永远有朗朗的读书声,不管莘莘学子走到哪里,母亲般的学校永远绵绵不绝地在向你召唤……



人世间的美好无处不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最美所在。它隔着时光,在生活的皮肤下,填充着过往被折旧的往事。很多时候,当时空并行停滞,瓦解着我内心的坚强时,我心中那个最美的老家小院,总会在一系列的清醒里,将我的每一次坎坷打成结垢后,送给我最想要的温度。那些永远,在温暖的概念里,更像永恒。

母亲的花园 父亲的果园

□初永春

老家小院原本朴实无华,但是父亲母亲于平淡的生活中,用心用情勾勒和实现着他们的愿景。他们以从容、优雅为“笔”,以智慧、辛劳为“墨”,以老家小院为“纸”,“画”出了人世间“最曼妙的风景”。

其实,一上初中,我就离开家乡到县城里上学了。每个周六的下午,我便“心里长着草”地听完两节课,匆匆忙忙地赶大客车上路归途。

一路上,我都是眼睛紧紧地望着窗外,似乎这样望着就能缩短回家的时间似的。望着,望着,眼前陡然一亮,一个群山环绕的村落就映入眼帘了。

远远地,我看见母亲已经在路边等我。一下车,母亲热切地微笑着迎向我,满眼都是得意,满心都是欢喜。她摸摸我的头,又摸摸我的肩,充满柔情地说:“永春回来啦!车上不挤吧?”母亲的问候像五月的春风,想家的忧虑和焦躁,在母亲的柔情里,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彼时还是小小少年的我,眼睛立刻有些湿润了。

母亲扶着我的肩膀往家走,三十几米的距离就来到院门。院门是木质结构,门开两扇,上有门斗,院门两侧栽有两棵垂柳,正是盛夏光景,那垂柳枝叶随风摇曳,姿态甚是婀娜。民间有说“院前种柳,越过越有”,我想也是图个吉利之意吧。

院门西侧是老家小院最前端的木栅栏,木栅栏两端向北延伸与仓房的“山墙”相接,把老家前院围起来。母亲尤其喜欢牵牛花,就贴近木栅栏,极有秩序地种下牵牛花。各种颜色的牵牛花也果然会讨母亲的欢喜,好似顽童一样,爬上木栅栏探头探脑,左顾右盼,朵朵又像个小喇叭,十分张扬地炫耀着它们的美丽。蓝色的、深蓝色的,粉色的、深粉色的,以及深红色的、深紫色的,每一朵花都都是洁白的颜色,又都有小小的绿叶衬托着,色彩斑斓,把个木栅栏装点得好看极了。

母亲看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木栅栏,问我:“好看吗?”我开心地回答说:“好看,太好看了!”母亲随即露出十分舒暢的微笑。不用问,我就知道,这是母亲的杰作。

进了院门,一条长二十余米、宽两余米的过道,铺着浅灰色的小石子,过道两侧种满了格桑花。一簇簇格桑花姹紫嫣红十分应景地开放着,似有夹道“欢迎”我的阵容。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便忍不住笑了,母亲就问道:“好看吗?”我回道:“好看,太好看了!”母亲又一次欢喜地笑了,笑得十分舒暢。我接着说:“又是妈妈的杰作!”

走着走着,就进入小院的“天井”了。这“天井”里也种着花,俗称“地瓜花”。那些种在屋檐下、窗子前随风起舞,开得热烈的花儿,总是旁若无人。进了屋,每个房间的窗台上,也都摆放着各种盆栽的花卉,草本、木本、藤本种类繁多。有时我就想,这么多的花儿一年四季次开放,基本不会间断,是不是也加持了岁月的美好呢!

父亲闻声从里屋走出,我赶快打招呼:“爸爸,我回来了!”父亲回应道:“永春回来了!后院里草莓正好熟了,快去吃点草莓吧!”母亲自豪地和父亲说:“永春说我种的花儿好看呢!”父亲便笑着说:“是好看,可是我栽的果树也开花啊,只不过过了嘛,到了秋天,我的果树坐了果,好看还好吃呢!”

父亲说得没错。更早的时候,父亲曾经在参场的果园工作过,对于果树的栽植、嫁接、修剪还是很在行的。记得每年秋天,父亲栽种的果树常常是果实压弯了枝干,各种水果吃也吃不完。

“天井”的中央栽种了一棵稍大一点的苹果树,还有一棵稍小一点的苹果树。两棵苹果树的西南,不规则地排列着三棵“山里红”。这五棵果树聚拢在一起,“天井”就多了一些生机。“天井”的西侧靠南,架起两米多高、十几米长的葡萄架。秋天葡萄藤爬满木架,加上果实累累和密集的叶子的遮盖,就形成了一个纳凉的长廊。白天天气燥热的时候,家里人小孩常常会在葡萄架下纳凉。

沿着葡萄架向北,是三四棵“红樱桃”围在一起,再是五六棵李子树围在一起,好似两组小朋友互相商量着怎样嬉戏呢!再向北过一个小木门,来到后院。后院里,先是靠近老房子,栽种十几棵“红樱桃”“白樱桃”,樱桃树下栽种草莓;往北,又不规则地栽种了十几棵李子树、“鸡心果”树和沙果树。后院两亩多地,除了果树占据的位置,还种着各种时令的蔬菜。它们仿佛“小学生”一样,站成整整齐齐的一个个方阵,都昂首挺胸,精神饱满地洋溢着欢喜,好像正在等待检阅一般……

老家小院是母亲的花园,是父亲的果园。在我眼里,母亲的花儿是夏天里老家小院的“主角”。而等到了秋天,没有任何过渡和铺陈,父亲的果树就会从“配角”的身份,华丽转身直接变为“主角”。它们足不出户,就把生活的颜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没有太多爱的语言,却用无数个爱的细节,点缀着爱的体面。在有温度的手心里,完成了立体时光的深情对接。

温馨、温暖的欢乐“戏园”

傍晚时分,我和弟弟们在西长原与峡谷之间的小树林里玩“捉迷藏”。玩着玩着,远远地传来母亲的声音:“六子,六子,回家吃饭啦!”

母亲每次呼唤我们回家吃饭,向来都是喊我老弟弟的乳名。我和弟弟们故意不作声,等母亲靠近了些,我们就一声一声地学着猫叫。显然,这一切假象也迷惑不住母亲,彼时,她会笑着说:“都出来吧,别学猫叫了,家里什么时候养了一群猫了?!”我和弟弟们就从小树林里钻出来,冲着母亲笑,母亲也笑,比我们笑得更灿烂。

吃过晚饭,夜色渐渐笼罩小院。不多时,和父亲十分要好的“戏迷”逢铁匠,与父亲的另一个好友“戏迷”李木匠,带着他们的“家伙什儿”(铁匠的一支喷呐和木匠的一面铜锣、一对铜钹、一架板鼓),一起如约来到老家小院。

小院很快就热闹起来,许多老乡围拢在“天井”四周,等待小院里的“大戏”上演。父亲让我们姊妹兄弟把家里大大小小的凳子、椅子都搬到院里,请那些年龄长一些的老者坐着。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父亲母亲是在老房的正屋里“说戏”“唱戏”的。后来在好友“戏迷”逢铁匠的“撺掇”下,“舞台”就改到了小院里。小院变成了戏园,“天井”中心区域变成了“舞台”。大部分情况下,父亲的二胡和京胡独奏率先开场,偶尔父亲也打打快板活跃气氛,然后成曲节目正式登场。

那天晚上,父亲先是拉了一首《二泉映月》,又在铁匠的赞扬和鼓励下,拉了另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

暖过场子,小院里的压轴“大戏”《穆桂英挂帅》“隆重”开场。母亲从屋子里出来,一亮相便神采奕奕、英姿飒爽,一股凛凛英气飞上眼角眉梢,手上花枪舞动,脚下步履生风,红缨上下翻飞,身手矫捷轻盈。母亲的一招一式透着英武威风,好一个巾帼英雄穆桂英!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中,母亲登场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铁匠和木匠也是十分卖力地一通开场喷呐和锣鼓,之后,喷呐和锣鼓便恰如其分地该响的时候响,该停的时候停。几乎全场父亲的京胡都担纲乐器“主角”。一番酣畅淋漓的动作之后,母亲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唱道:“猛听得金鼓响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当尽忠,寸土怎能够属于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

母亲唱到“兵”字尾音尚未了,不知是哪一位看戏的老乡突然喊了一声:“好!”连连的喝彩声便此起彼伏起来,接着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了起来。

母亲待大家稍安静一些又唱,“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叫侍儿快与我戎装穿戴,抱印到校场指挥三军。”唱到此处,小院的激情被母亲的表演推向了顶点,喝彩声、掌声经久不息。夏夜里的风不知什么时候躲哪儿去了,热浪不知怎么就袭进了小院……

第二天一上午家里都比较安静,我也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了周末作业。吃过午饭,我就要返回县城。母亲陪我到站点候车,路上母亲嘱咐我:“用心学习啊!别老惦记着家,爸爸妈妈都好着呢,周末放假就回来!”

当大客车驶来的那一刻,我极不情愿又恋恋不舍地和母亲道别。母亲也不舍,摸摸我的脸说,“快上车吧,别耽搁了明天上学。”车子启动,我一直望向车窗外,望向母亲,母亲也一直站在路边向我挥手。车子越来越快,渐渐地,母亲的身影和老家小院,一起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2006年,父亲母亲搬到县城居住。后来,父亲和母亲于2011年和2020年相继离开了我们。从2006年父亲母亲搬离老家小院时起,17个春秋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不知不觉中,我早已进入了“知天命”之年,然而时至今日,老家小院依然让我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在这17年里,我常常进入同一个梦境。每次梦里,我都会穿越回那个流淌美好时光的老家小院。小院里的一花一草,一叶一木,一缕炊烟乃至空气中的一粒尘埃于我来说都是那么美妙!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深情地想着它、念着它、爱着它?

哦!是小院芬芳!小院芬芳,不只是它的花香,它的果香,还有高古的音乐和戏曲润人心田,沁人心脾,散发幽香;小院芬芳,也不只是它芬芳的色彩,芬芳的味道,还有它温馨、温暖、浪漫的情怀情感涓涓流淌。

画痴

□殷淑霞

我对绘画的喜爱源于小时候爱看的小人书。

那时,我攒些零花钱就奔去小人书店,在那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我最爱看侦探和古典小人书,古典小人书里描绘的才子佳人吟诗作画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8岁那年,我开始照着一些图片乱涂鸦,画完贴在墙上自我欣赏,感觉挺好。

在职期间,我曾利用这一特长出过板报,画过刊头、插图,一些粉笔画实践也使我的绘画技艺得到了磨炼。48岁时,我参加了省市老干部大学国画班,一学就是15年:山水、人物、花鸟的绘画水平均显著提高。现在我已经是在省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

绘画需要全身心投入,天赋加勤奋才能成功。天赋是喜爱程度和接受能力的大小,勤奋是要持之以恒。绘画欣赏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个人的绘画风格是欣赏水平和性格、能力的结合体。

如今,我在绘画上如鱼得水也有成绩。我想,这些应归功于我个人的努力和我的二十几位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老师们不仅教会了我们绘画,也教我们怎么做人,老师常说“画品如人品”,这话真对。

现在,绘画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对绘画已到了痴迷的程度。绘画不仅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提高了我的文化修养,同时也保障了我的身体健康——是绘画让我的心情渐渐好起来的。我的每一幅成功的作品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对它们疼爱有加、百看不厌。

